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朱 守 亮 先生

朱熹詩集傳「淫詩」說之研究

研究生：王 春 謀 撰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

自序

幼學炎荒，長歸故國，負笈指南山下，執經耆宿門中。初知吟哦，漸耽比興；後從朱師守亮先生習毛詩，始窺韻語之源，頓嘆宗廟之美。然則風詩百五，毛序分美刺，朱傳判貞淫；心有所疑，志在於解。太學方終，層樓更上；復從朱師問道。提命感師殷切，步趨愧我魯愚；用力良多，會心實少；耗時三載，成論六章而已。其間椿萱恩重，時惠食衣；棣萼情長，每資膏。九仞之功勉竟，一葦之念轉滋者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三日

王春謀謹誌於政大中文研究所

緒言

葩詩秦火焚餘，學凡五易：曰正、曰變、曰合、曰分、曰定。漢魏六朝，以迄李唐五代，學詩者咸奉毛傳鄭箋爲圭臬，間有異說，亦不出二家之區域，此其正也。北宋慶曆年間，永叔首難，漁仲步武，攻訐毛鄭，蔚爲習尚；一時舊說新議，莫衷一是，此其變也。南宋朱熹挺生，進退衆論，撰詩集傳，於焉群言漸息；元、明、清三代，頒集傳於學宮，專以取士，其時家絃戶誦者，朱熹之詩說而已，此其合也。清季乾嘉之交，漢學復熾，與宋學爭衡；揚漢幟者，攻朱申毛；揭宋旌者，黜毛右朱，積訟莫之能解，此其分也。民國以來，漢宋門戶之見日泯，學者惟古始是務，詩說轉平實，此其定也。

考詩學之升降，實以朱熹淫詩之說爲機關消息，蓋集傳於毛鄭之說，雖皮毛落盡，而襲取實多；其所以自樹，獨在發揚永叔、漁仲，所謂「淫詩」之義解，以總變風三十篇而已。詩學漢宋，以此爲關鍵而分途。其後治詩者於漢宋，辯難相尋，固亦以淫詩之說爲攻守之壁壘。今人說詩，措意於先民男女情貌者，取資淫詩之說，亦所在不少

。準此，明朱熹淫詩說之原委本末，詩學樞紐，差略得之矣。

「淫詩」一詞，稍近不雅，第永叔於靜女詩標斯目以降，朱熹固據之以指稱變風男女情思不莊之篇；後儒辯舉其說，率多以「淫詩」爲言，是欲諱其名，恐反乖其實，故本論文但因之而已。

本論文凡分六章：首章溯朱熹淫詩說產生之緣起，次章述其說立論之依據，三章詳其說本身之體貌。四章探尋朱熹治淫詩之方略；五章總括前論，以檢討朱熹淫詩說之得失。末章歸納其說於詩學之影響，以終全文。

文中多徵引前修之說，以資參證，爲顯論旨，頗事節略，第恐取舍因心，難免支離原意，故於附註標明出處，以便覆按。又引文爲語體者，率取其意，而錄原文於附註；非敢妄作解人，但求行文之便耳。

歷學以來，幸賴諸師長教誨有加，朱師守亮先生，提命尤多；春風化雨之惠，特此敬致謝忱。斯篇學步之作，綆短汲深，至祈大雅方家，有以教我。

目錄

自序	……	壹
緒言	……	叁
第一章 淫詩說產生之背景	……	一
第一節 漢儒詩說之衰歇	……	一
第二節 宋儒詩說之勃興	……	九
第二章 淫詩說理論之基礎	……	二一
第一節 情志不止於禮義	……	二一
第二節 爲淫人自道之辭	……	二五
第三節 作者爲閭巷小人	……	二九
第四節 聖人垂戒之法意	……	三二
第三章 詩集傳所定之淫詩	……	三九
第一節 所定篇目之分析	……	三九
第二節 各篇取義之探源	……	五〇
第四章 淫詩之判定與說解	……	六七

第一節	視篇之次第而定	六七
第二節	視篇中人稱而定	七〇
第三節	視篇中情款而定	七三
第四節	集傳淫詩之說解	八三
第五章	淫詩說總體之檢討	九三
第一節	以鄭衛之音指鄭衛詩之商權	九三
第二節	淫詩是否皆淫者自道之商權	九八
第三節	各詩是否皆爲男女詩之商權	一〇二
第四節	正風涉淫者不作淫解之商權	一〇七
第五節	各家於淫詩其他駁斥之商權	一一一
第六章	淫詩說造成之影響	一二一
第一節	啟後人議經之端	一二一
第二節	導詩學漢宋之爭	一二七
第三節	奠今人直解之基	一三三
結論		一四七
參考引用書目		一四九

第一章 淫詩說產生之背景

朱熹淫詩說之興，蓋乘漢儒詩說之敝；宋儒說詩，各緣所得，別立新義，有以致之也。今舉要明其產生背景於下。

第一節 漢儒詩說之衰歇

漢初，詩分爲四，毛詩最晚出。齊、韓、魯三家武帝以來卽列學官，惟毛公之學至平帝時始得立。迨至東漢，大儒如鄭衆、賈逵、馬融等皆傳毛詩，毛詩因以日顯；及鄭玄本毛詩序傳，糅雜三家，撰毛詩箋，學者多趨奉之，而三家之傳幾絕。魏晉以降，說詩者雖間有異詞，要皆不出毛鄭區域。（註一）唐貞觀十六年，詔疏五經，孔穎達因鄭箋爲毛詩正義，正義頒行，其後垂四百二十年之詩學，成毛詩專行之局焉。

至趙宋慶曆間，儒者疑經之風大盛，而前儒注疏受議尤多，如歐陽修上論經學劄子，欲請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

文，以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又如孫復上書范仲淹，亦欲請召天下鴻儒碩老，取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經傳，重爲注解。以使廓然瑩然，復經古始，雖孫論徒高，歐議不行，然學者治經，無復以墨守注疏爲務矣。（註二）經學中，詩爲托意之作，作者久遠，輿論難明，而世所傳毛詩傳箋，實多曲解，故攻之者時出，溯其發端，則自歐陽修詩本義始。

歐陽修詩本義，頗斥毛鄭之失，其發述作書之意，乃云：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註三）

所改正毛鄭之失，殆爲全詩三之一。又作詩問，於序問云：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業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繫之周公、

召公。使子夏序詩，不爲此言也。（註四）

此蓋明言詩序非子夏所作。雖疑序非出自子夏，唐韓愈、成伯璵，已有成說，然其說卒不顯；第以歐陽修位尊學高，有宋一代，學者踵跡相隨，爭出毛鄭之藩籬，而其原始固自攻序耳。

繼歐陽修起而攻序者有鄭樵、程大昌二人。鄭樵作詩辨妄，自序云：

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疑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註五）

詩序爲子夏所作既不足信，鄭樵因謂小序乃衛宏誦詩說而爲之，樵云

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詩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義者；……牽合爲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註六）

是鄭樵以小序牽合爲文而斥之也。而程大昌亦力攻序不得孔聖之意。大昌於詩議云：

……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于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尙破碎如此，其他何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註七）

時風所趨，尊序如程顥、王得臣、葉夢得者，（註八）雖有說在，然其說要不爲當世所重也。

當時解詩而疑序者，於詩序去取，殆以己意裁之，要不出二途：
（甲）節取詩序

節取詩序而解詩，其著者有蘇轍。蘇轍撰詩集傳二十卷，其論序云：

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亡者，

經師不得見矣……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
……，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
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故予存其一言而已，
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以爲此孔氏之舊者
也。（註九）

以是蘇轍集傳，於毛鄭之說，雖不激不隨，務持其平，然已著廢序之
先聲焉。

（四）退黜詩序

解詩而退黜詩序，其著者有鄭樵、王質二家。二家中以鄭樵聲名
最盛。

宋史藝文志載鄭樵有詩傳二十卷，其書今佚，然徵諸文獻通考所
引陳氏之說；亦可略知其概。通考引文云：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作可也，盡
削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
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註十）

意者鄭樵說詩，固廢序而以己意爲之矣。

王質有詩總聞二十卷。質說詩黜序不用，惟就本詩求義，雖不「字字詆小序」，然苟有抨擊，則堅銳之氣時出，如詩總聞於野有死麕篇下攻序云：

尋詩時亦正，禮亦正，男女俱無可譏者。舊說以爲不由媒誘道也。所謂道卽媒妁也。以爲不以雁幣雖定禮有成式，亦當隨家豐儉。夫禮惟其稱而已，此卽禮也。文王之化，何厚薄于男女？貞女不受陵于暴男固爲美也，暴男敢肆陵于貞女，抑何暴也？此與序行露之詩，皆所不曉。

其以大義相責，正顏厲色之狀，固躍然紙上矣。

朱熹之前，說解詩者於序持論如此，宜其承餘緒而光大之也。此朱門弟子輔廣固嘗言之，廣云：

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註十一）

又朱德潤題鄭泮祭詩辨妄亦云：

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淡祭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註十二）

另姚際恆詩經通論自序，論詩序亦云：

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辯說，力詆序之妄。

大抵前舉各家皆以朱熹反序淵源有自，此則朱熹於語類中固未嘗諱言，其間稱及鄭樵者尤多，如：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並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註十三）

又如：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註十四）

是則朱熹之前，攻序者雖衆，然其說要皆爲單篇散章，未有立論如朱熹之備且詳者也。

朱熹著詩集傳，去序之託言美刺、比附史事者，而逆詩人之意於本詩，復併序爲一編，逐條駁斥，名爲詩序辨，其答呂祖謙云：

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

（註十五）

「脫此窠臼」者，卽脫毛鄭之窠臼也，而上舉「無緣得正當」云云，蓋朱熹詩集傳未成書時之感，於此亦可見其反毛鄭之初心矣。

毛序與毛詩，因鄭箋而成一氣，此則漢儒之學也。朱熹之前，歐陽修啟議毛鄭之漸，以是有蘇轍說詩，但節取序之首句；至鄭樵、程大昌、王質出，於攻序廢序，已大張聲色，漢儒詩說，於焉衰歇。及朱熹挺起，乃得進退各家，兼采衆長，力矯漢儒之失，卒退黜詩序於經外焉。

夫詩序於詩，關連甚大。書無序，可據書以求「事」，詩無序，固難以緣詩索「義」。漢儒於毛詩風、雅、頌均有序；風序之於風詩，衡諸雅、頌序之於雅詩、頌詩，尤與漢儒詩說存廢，大有攸關。蓋雅、頌無序，緣雅詩、頌詩以索其義，什得七八；風詩無序，其眞解

存乎一心而已。魏源云：

蓋風詩寄興無端，惟據序之一言爲指歸，稍失毫釐，頓致燕郢。（註十六）

「頓致燕郢」殆爲貶語，然朱熹廢序，而以十五國風者，乃「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註十七）復直斷其間男女情思而語意不莊者，爲「淫者自言」，於是向所謂美某時君，刺某權臣者之曲說盡去無遺；則朱熹淫詩之說，有助詩解亦大矣。

第二節 宋儒詩說之勃興

宋儒於毛詩序傳，依違不一，然各逞才辯，肆己意紛立新解，一時詩說勃興，其盛況固可自朱熹呂氏家塾讀詩後序窺之。朱熹云：

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及其

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

觀此可知詩說之勃興，當時道學家、文學家蓋深有功焉，茲分述於次：
(甲)道學家之即詩求理

道學家治詩，以求義理爲歸，故頗就詩之本文參悟，非復如先朝經生徒墨守傳注而已，以是會心不少，自得亦多，朱熹於語類固嘗言之，云：

禮義大本復明於世，固周程之功，……舊來儒者不越乎注疏而已。(註十八)

然則道學家於詩，殆多偏於理，如元城語錄所載劉安世讀詩「求意不求義」之說，卽爲其例，語錄云：

先生(安世)與僕(馬永卿)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或見古人用心處也。」(註十九)